

2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NOV 6 1933

T 53⁵⁰~~50~~ / 4264

7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八

書三 與陸思仲

其愚不肖嘗竊念聖人沒逮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
外誘勢利鮮克為已者幸吾數人稍知自立不役忠於
俗尚齊驅茲遂以相先後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
友乃欲削髮為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曉不覺
起立為之歎息也且佛之為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
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
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
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寡矣况如彼何哉是猶以一盃水救一輿薪之火其不
勝也宜矣其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
朝夕祖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墻然亦不為異
端遷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况君臣父子
夫婦乎故即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
之仁即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
非道也離此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
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已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
且不能容之則其為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
之道足以斷輪迴出死生故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

死生為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為道耶其信然耶夫
古之大學之道必先知明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說鬼
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徇
邪說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
知天矣子姑盡心然後儒佛之是非較然而信吾言
之不惑也世之為佛之徒者將以為道耶則廢人倫
逆天理非所以為道也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
行譴公門以微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左
右無一可者而且為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謂
賢者可為吾友習明志剛於朋游中為可畏者此

不肯汲汲望其成而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是則吾
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之
士不易乎世者與之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其於思
伴非特一朝燕游之好也故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
其慎思之母以吾言為不足聽也子之為是也內則
貶吾親之憂外則于先王之誅失朋友一望宜速反
之無筭區區臨紙不能盡所懷姑述此不左右伏惟
亮之幸甚

謝程潛傳文

某聞陬鄙人也。在昔執事出守鄉邦。某方竊居下邑。
嘗誤辱一言之譽。欲召寘學校。自惟荒薄。不敢承命。
以取忝冒無實之譏。比來湖湘始得後部吏之未贖。
望烏嶺碌碌無適時才用。方愧懼踉蹌。不寧恐明知
之下。無以自逭。竊曠故不敢輒恃。昔日眷遇之私。妄
進一言。上浼高明。豈虞過聽。遠示教翰。見索鄙文。奉
命驚惶。榮愧交集。夫荆湖望高地。重譬之據。九達之
衢。舟車之會。四方百物。蓋銜尾結轍而至。明珠翡翠
夜光之璧。照乘之珍。為不乏矣。有人於此。持千金之
資。坐市區。售奇貨。宜無不獲也。而搜羅掇拾。猶下及
於三家之市。非務欲棘收。盡取不遺一物。其何爾乎。

長沙蓋南北衝會之市區也執事以清名重德簡在君相餘論所及天下以為輕重而士之榮辱繫焉則所持之資非特千金也部屬之吏負超卓環異之才抱其器欲賈於左右者豈一二哉徃徃以疏逖無先為容者不能自達願其何人乃獨以經術取知非執事敦大棘容欲盡取三家之市何以得此乎惠出非望刻銘肺腑不敢忘也其自少嘗從事於學六經微言雖未能究觀盡識然嘗側聞縉紳先生緒論竊有意焉夫易於六經尤難知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殆數十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蓋自謂能窺天人之奧

著為成書足以師後世然其書具在不為士大夫議評訕笑用覆醬餽者無幾矣然則易其可易言乎以孔子之聖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其玩味之久至於韋編三絕況其下者乎其用是於易雖欲自進一辭而不能措筆於其間也雖然學易者賢有得於象意之表而已區區於章句之末又安能免於譏評訕笑乎故承命以來無以上副所知愧汗惕息若無所容措蒙索他文謹錄古律詩序記合一編冒獻玷澆清視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與翁子靜

可中會佛於一蓋心傳自到之學其在辟癰學者翕然從之其所與獨以子靜聖任為偁首古人從師必見其可師焉而後從之既得其傳則終身守之不可遷惑也某比往還京師見凡與子靜游從者皆道子靜之言意其居之安自信之篤無復有疑者前書云云乃爾是豈直疑之耶其過自損抑而姑為之說耶此區區所以欲有言而未敢也某竊謂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溪山中與木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溪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託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子孟子稱其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揜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為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世之所謂善知識者皆自謂與諸佛齊肩矣付之以天下之任未知果能為禹稷否孔子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苟道不足以濟天下皆過也子靜試以其自得者隱之於心而安推之天下而可行則雖聖人復起不吾易也夫何疑之有仲素行急作此辭不逮意

荅李杭

良佐足下某愚不知力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

居毫聚銖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俗故膠口自絕不敢輒出一語與時相聞犬馬之齒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益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士大夫之所憫笑背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有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語皆過情雖名世有不取當者憔悴之童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愧汗踧踖不寧者累日雖然某則陋矣而厚意不可以虛辱昔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來書論之悉矣此不復道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

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介乃在乎善利之間則為堯舜者友力於為善而已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友若是論顏子之學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考而知也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

在格物彌物之多至於萬則物益有不可勝窮者反
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
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
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夫入德之門有宜
先傳者有後倦者其序不可誣也若洒掃應對則門
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為之則或倦
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豈嘗離夫洒掃應對
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
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
惟聖人乎其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歎
於執筆辭不逮意幸亮之

答吳敦智

某嘗謂舜跖之今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足以取
榮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為
妬之徒也幾希足下乃獨切切然以明善為急其度
越世人遠矣勉而卒之無怠而止焉則其終為舜之
徒也必矣所示問其旨已具李君書此不復言取而
觀之可也幸照亮

上毛憲

名漸字正仲

其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隸於農工商賈之籍惟是專篤於文學以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著為文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自三代以來風聲氣俗興衰治亂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竊嘗窺較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沒灌天下亶亶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膠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已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夷陵至於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揉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闢天下之諸侯歛為己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為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紲而不知太况其餘人手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逐之徒多見戮辱故宏儒遠志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輿敗輻脫猶

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輿敗輻脫猶

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鉞伏鑕而不悔終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愬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止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與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昧乎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敗其度雖變故日度而吾之所守自若也其竊觀仁宗皇帝承祖宗遺烈綱紀法

一循舊典四十二季之間天下熙然詠仁而蹈德止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為寬大而其卒也縱弛而不振迨夫神宗皇帝勵精為治綜核名實而奉承之吏多失其旨類皆以苛察為明哀歛為功其極也慘覈少恩主上即佐盡蠲前弊而昔之慘覈者往往變其舊習勉為寬厚以自媚于上者不可勝計也恭惟閣下以清名重德簡在二聖世方慘覈不矯激以赴功俗尚寬厚不矜飾以干譽挺然中立不為世變所移是真常德君子也非夫蘊道藏器復古聖賢之軌躅者其何能爾其閩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矣今茲使旆按臨某也實為部吏幸得握衣歛袂朝
夕進趨于左右自惟碌碌無可稱者而邊導一言之
知在愚賤踈逖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狂
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故輒詳列古人之大節與
夫平昔景慕之意以為請見之資進之邊之俯伏俟
命不勝戰悚之至

寄毛憲

始聞湖北溪洞寇邊將臣失於制御或恐使旆當有
湖北之命一方小警固不足煩經略然公之威德素
為邊民信畏旌馭一行使朝廷無南顧之憂夫非小

補也某嘗謂邊事之興多出於饜功幸利之人媒武
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余毒若非已事恬
不以為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豸豨勇
干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
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
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貽
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某愚無知不能曉時事然
自少游四方竊觀當世公卿賢士大夫為不少矣然
未見憂國如家視民如赤子有如公者此正朝廷今
日寄委之意也然溪洞之民恃險為奸非一日也必

欲加兵盡誅之則正猶馳韓盧搏蹇兔於穴中雖有疾足無所騁也愛願縻以歲月無急近功要足以安馴服之而已夫致人而不致於人為主而不為客亦兵家常勝之道也識淺智昏暗於事機何足以上禪高明然自以為辱大君子之知而意之所欲言者不敢不自盡耳浼瀆清視惟仁明矜察幸甚

上提舉

某聞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待而治也獲乎上有道其本在於明善誠身而已某愚無似雖未能明善誠身竊有志焉不幸迫於窮空故未及信而任徒苟升合之祿以自活然一邑之中有民有社休戚繫焉又不得如古之抱關擊柝者之無責也其自視欲然懼終無以取獲乎上乃罪戾是憂尚何望治民之效哉恭惟閣下以清德重望為時顯人當朝廷更法造令之初遴柬賢才出將使指而閣下首被其選則明天子所以眷倚之意何如哉下車之初某幸得從部吏之末瞻望烏履與聞謦欬之餘論高明之見洞照幽隱而不以賢貴自挾詢謀博訪務盡下情凡所以丁寧教戒者無非以民為念非篤厚仁人以天下之重自任其何能爾哉某退而私自喜幸曰閣下之

盛德謙容如此其雖愚無似不足以取獲乎上友庶乎有賴以自全也既而察吏相與言曰閣下之務盡下情如此法令有疑而未安者可不自盡哉疑而匿情非所以事大君子之道也其私竊識之近承州符錄準使命應舊係代名人以未滿而募充者例不支錢此於法有疑而未安者故不敢不自盡也某不能周知十邑之利害寧鄉之萌如此是必寧鄉可行也瀏陽之民未罷役以前而雇人代充者皆月計其直然每有逾期不償而至於理訴者時時有之官既罷役矣而彼自願充則又安肯復與之直惟一人情萬

無此也夫募役者豈有他意哉為利而來耳既不與之直則誰復願者若令取諸舊役者則官既罷其役矣而又使之出其直則是昔之放罷皆闕之也使代名者不願而求去則如之何勢須疆之疆之雖役而匱乏者無資以自給則勢不能久也而遂至於逃亡則如之何必以刑加之如是得無駭民乎然朝旨自有明文特為鄉堯未滿者設耳代名之人法所不載不惟於理勢未安於前後敕旨亦自有妨幸加明察如寧鄉可行則行之他邑使各陳其可否然後徐審處之莫大之幸也如郴州議保正長不支錢此固

元豐舊法行之可也然什伍之法蓋兆於治古之時而元豐保正之役其實三大戶也既使之輸錢又使之充役則免役之名浮矣元祐之間果於罷去而不疑者特藉此為說耳故朝廷變法之初指言不得用保正長者蓋大懲此說也今又議不支錢恐非朝廷始意且不能使元祐議法者無辭也其竊謂不若計其歲雇之直蠲減所出役錢為善耳夫建議不支錢者其意不過欲寡取於民也其不能周知一路以長沙一郡計之所敷之數比元豐舊額固已十蠲其六矣元祐差役自二百五十畝以上充弓手大抵十年兩役也計其雇直則十年所出無慮二百千以入法言之有田二百五十畝十年所輸亦五十餘千其其為法豈不優哉方之元豐所蠲如此較之元祐其利又如此雖取之何傷也又奚必銖銖計其多寡哉其愚不自量妄以狂瞽之言聞于左右是即著龜之神以自取瀆耳何足以上裨高明萬一然惓惓之情不敢不自盡者蓋以為事大君子之道義當如此也惟仁明察其愚誠不加妄言之誅則幸矣冒犯威嚴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代人上王令

某嘗謂周之士也賚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
人賚之也士友知自賚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
也士友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
知有賚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
一介之賤廁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令菽飲水
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為尊與夫膏梁文繡之為
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
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
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頗實利欲而不知庸
賚於已者故守道循理之士薄而儉合苟得之行多
伺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塗脇肩謠笑以取容悅
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賚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
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賚賤者皆其自取也某
誦斯言久矣故常自屏乎窮閭陋屋聲馭昧昧不敢
輕為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今茲執事來宰是邑下
車臨政未旬浹間民吏肅清不敢為奸某私竊自幸
以謂君子之治既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養人以善
當自庠術始某幸為士則教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
宜在今日也故輒隨諸生俯伏門仞以俟進退之命
非敢求聞于左右也殆以為後日請教之資耳

代人上江令

士以贄見先達之門者三太上為道其次為禮其下為名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資之以為仁此為道者也今之守令實古之諸侯為其士民者有古君臣之義以臣見君此為禮者也飾竿牘之勤借齒牙之論欲以取重於時此為名也為名者君子恥之而滔滔者皆是也某昏懦不肖自視無以取名然夫不願乎名之過實也其才質之下固不足以語道然竊嘗有志焉恭惟執事高才盛名聞于四方亦也承下風而望餘光久矣今茲來吾邑某幸隨諸生

奔走車塵輟返之間得聞警款之音粹而益背溢於所聞多矣下車蒞政而老奸宿吏下至編戶細民無不風動某也託迹封域之間日被德化而昔為道之志其庶乎得伸於今日也故敢輒書所上冒進于左右然未知執事將哀其志而進之耶將以昏愚而棄之耶俯伏門牆進退俟命

與張秀才

某辱書勤懇似有求者侑道過當皆盛德所宜辭非老拙者敢當也慙悚慙悚某齒髮向衰自惟陳腐背馳之學無以仰追時好逢學士大夫不敢輒出一語

自取譏笑不意足下惓惓乃爾得無過愛者安以溢
美之言欺左右乎不敢當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書四

與游定夫其一

春初至建安曾託志寧附書計塵聽覽為別滋久瞻
系之至旦夜不能忘夏熱不審起居何如其自衢買
舟渡江沿淮入清河過呂梁百步凡五十有二日始
達彭城東南風波之險所歷幾盡幸而舉家幼累各
安差足為慰彭城古郡僻寂達官顯人不至其境頗
無將迎之勞而民事又簡雖弊司有庫務無局之多
然出納有時亦不至勞力尤僱養拙也在鄙心為可

悔恨者特太親遠耳其他無足念者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惟冀為道自重

其二

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初四日交承職事彭城風物質陋與吾鄉大異奉有魚稻鷄雉之類足以充食故南人處之差為優耳大守王大夫寬厚頗有愷悌之風屬吏之奉也某離家將半年思親之懷日甚一日其情意若不可堪不知愈久何以處之定夫官期猶一年思復時常相聚講學之樂何可量但欽羨耳忘寧曾來相會否企仰高論無日忘之惟數以書見教庶

足少慰鄙心暑毒千萬珍衛

其三

某窮居習聞久矣乍爾蒞事亦無應接之煩然義當勉友不敢苟且自墮事有閒即讀易然無朋游共學相與講明每有所疑徒切聆企耳去年相別時定夫友讀易計須精到有優願以所得見教不宣有吝也蓋吾儕所學既與世背馳朋友數人又各南北切磋之益以待面求亦無及矣公室亮之固不敢嘿嘿友當有浼問以取質左右也吾友閒居後游者必多所得有人否其質有可進者宜切誘掖之不當以羶

聒為恥也。敝鄉二楊與舍弟欲親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驅策，區區非紙可盡。

其四

生上睿聖方進，選大臣以興復太平之功。元豐丕績，計指日可望。政令一新，但恐踈愚無以奉承耳。學中長貳為誰？近不聞報。蘇季明向除博士，曾到任否？京師非食貧之地，公紫口頗衆，度其勢能久居否？趨舍之方宜審處也。南守太學博士，得此書即求補外，蓋紹聖改元也。

其五

易傳後序顯道為之，某跋尾已削去，不用前年在京師與顯道議云：先生友嘗有意令門人成之，故其序述如此。蓋舊本西人傳之已多，惟東南未有此書，欲以傳東南學者，不叙其所以，恐異時見其文有異同，不足傳信也。與顯道初議如此，恐此書方秘藏，未敢出示人，或未安。愛希示諭，序云：隨時變易以從道，某初友疑此語細思之，如繫辭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不可謂易與性命為二也。乾之六爻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若此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於理似無害。愛思之如何。

其六

伊川先生在時世人迂恠之論皆歸之以為訕笑今
往矣士大夫尊信其學者漸衆殊不可曉也先生語
錄傳之浸廣其間記錄頗有失真者其欲收聚刪去
重複與其可疑者公幸閑居無事可受博為尋訪恐
有遺失聞朱教授在洛中所傳頗多廉侯嘗有之侯
尋復以書詢求異時更相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
以傳後學不為無補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八耳不
得不任其責也

與鄒至完

竊惟天子睿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僂嬖近習之
私迎意而取悅不有姦邪紈佞欺負之徒投間而亂
其聰聖度虛明忠言易入書曰為上為德孟子曰一
正君而國定矣此正其時不可失也宜迪之以先王
道德之要言為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
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邪自判矣舍
此宜無足為者公之道學究極天人之蘊某之所知
蓋公之所厭餘者安能上裨高明萬一然愚鄙嘗辱
一眚之私故輒自竭惟寬仁不罪其在瞽乃幸也

與劉器之

向承垂示許參易義其用意精深自成一家之學伏
讀之久開發多矣然鄙意猶有疑者復卦義曰怒惡
之使也東方之情也元善之長也東方之德也善惡
之分言凶始焉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一本於中則怒不可獨謂惡
之使也怒而中節是謂達道而遂以元怒為善惡之
分矣恐未可也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出怒不怒蓋以救世非
修身之道也脩身則致虛守靜不可以動動則有怒
有怒與仁違矣其以謂誠者合內外之道成己乃所
以成物也謂不可以脩身而可以救世恐無是理脩
身不可與仁違治天下獨可與仁違乎顏子不遷怒
非無怒也不遷而已是謂中節此顏子所以脩身也
而孟子以禹稷之事與之謂之易地則皆然蓋救世
修身本無二道故也大學論治天下國家必始於正
心誠意孟子則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
本在身皆是意也夫物我易觀不能通天下為一正
今日學者之失此弊尤當救之不可畏也又曰孟子
曰十不動心顏子之年未至也是未以不動心與顏
子也又曰顏子復禮以存心故其靜也仁是以仁與

之也公孫丑問不動心孟子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
動心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
不動心告子之所易以孔子不敢居者與之而不與
告子之所易者恐似不倫也又曰孟子之言不動心
也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方以不動涉動
者也不動則專氣致柔復以自知而已動則養氣以
為馬知言以為途也孟子論知言養氣乃不動心之
道所以異告子者恐非專為涉動也又曰顏子之所
養夜氣也孟子之所養旦氣也夜氣不存則於旦氣
乎何有旦晝之所為有以梏忘之則夜氣亦不存矣

但溪考孟子之言則其義可見恐所養不須離而為
二也古之好學者必就有道而止焉某不敢自謂好
學至於就有道而正焉心不敢忘也故輒布所聞取
正於左右如未中理願詳見教

卷陳瑩中其一

辱示華嚴大旨辭義精奧得所未聞幸甚然此書昔
嘗讀之雖未盡解要之大略可見其論布施也至於
剗心剔髓而不吝此其用心廣矣來書所謂其施也
不欲挾其濟也不欲寡豈不信然歟然某每讀孟子
書至其論墨子尚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為之未嘗不

澗其為人也原其心豈有他哉蓋友施不欲狹濟不
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橫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也
而孟子力攻之至比禽獸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
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
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過門不
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為病君子不謂之過
顏淵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
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顏淵閉戶者
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禹稷不當其可則
是揚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轍章章明矣

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下有任其責者自惟愚
鄙無所用於世雖閉戶可也故不敢出位冒天下之
責而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樣轍而已若
謂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竊意賢知者
過之則道終不明不行矣而欲來者之無過或恐未
能也所謂仲尼無言顏子有言考之吾儒之書不知
所自荒蕪之學欲質於左右者非一二事願無惜見
教以開未悟

其二

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

知此其蓋嘗翫之而陋識淺聞未及足以叩其關鍵
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
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為三數
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
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
是也楊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
太玄以中准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
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大寒則自漢迄今同用
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為冬至噬嗑為大寒又謂八卦
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

之理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况敢議其是非耶以
公之精識貫通古今於先天必能洞見之矣願以
一二所論康節學伏羲溫公學仲尼某亦不知其說
夫自八卦重而為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於易贊
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為二說皆深所未諭
也併乞開示夫孔子之贊易尤詳於乾坤二卦繫辭
中論釋諸爻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而忘
象真孔子之學耶無由面承東望徒增企仰耳

其三

辱示法界三門大旨引據精博極儒佛之奧使涉陋

者與聞焉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意有疑者敢不請繫辭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雜賁之所以為文也白賁受色者也賁無色色色者也惟有質為能受惟無色為能賁爻之辭曰白賁而卒乃曰賁無色斯謂之普融可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學者之事而已謂之會色歸空吾儒之書或恐無此意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則為詩猶有得失焉為之如高叟是固而已非知詩者則為之一言恐未足以蔽二南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二南固在其中矣恐不須他求也顏淵三月不違仁非由仁者

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矣故以復之初爻當之復之末遠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夫坤之初陰始凝也末至乎堅永矣而卒乎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辨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而於堅冰而後辨則鮮不及矣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此二爻以禹稷顏淵出入往來之事當之亦恐不相似也夫乾一變而為姤五變而為剝坤一變而為復五變而為夬復者陽之來而剝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故剝窮而反反而復陰極故也竊意剝者其乾之終乎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致其道以至於此耳故

易於小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姤之辭曰女壯勿用
取女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
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猶坤所謂履霜堅冰至
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
齊則終未如之何也已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
久也其初裝延齡未用也不於未壯之時止之至天
子將用為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哭於庭豈不晚乎
夫白麻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以是而
處昏主亂相之間其免也幸而已矣故姤之初六曰
繫于金柅蓋於其未壯而止之使勿行也與坤初六

異矣坤之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而其卒也
有疑陽之戰順而無以止之故也自姤至於剝陰之
進極矣坤順而良止剝之所以成象也觀剝之象則
知所以治剝矣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
盈虛天行也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而況於人
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剝言之
者蓋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至剝而極矣此成敗之機
而邦之興喪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
復救矣况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
姤凶而授之柄卒至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

此故也後之治利者可不監之哉至於夬則陽之進極矣君子衆而小人獨其夬之易矣然疾之已甚亂也故覓陸夬夬雖中行僅無咎而已未光也況過之乎當是時若禹之班師可也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為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此處夬之道也承示論坤復之義故輒及此以取質左右高明以為如何或未中理幸明教我

其四

康節先生某少嘗聞其風矣每恨不及見洛中諸嘗從先生游者皆略識之友嘗見其子問之俱莫能傳其所學萬一也前書所疑雖蒙諄誨愚陋終未能曉夫八卦有伏羲文王之辨於經無見也天下之蹟存焉豈人私智能為哉康節之言必有稽也索隱之士宜知其所以然者恨未得親叩之耳乾南而坤北離上而坎下位不同也自乾左而至震一二三四自坤右而至巽八七六五本宮之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坤一艮二坎三巽四數不同也以為未嘗同默而識之可也佐與數相為異同者明如此安得無說乎自羲農以來夏六七聖人所因習者八卦而已六十四

卦之名未有也其制器尚象乃有取於十三卦則義
農之世卦雖未重而六十四卦之用已在鑪錘之中
矣特其名未顯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用是
言之文王之易固具於伏羲畫卦之初文王能因而
用之不能有所加損也乾坤屯蒙之序意必文王為
之孔子序卦特釋其義而已乾履大有大壯之序於
易不見其端倪所謂文王闢其門而拒其出者文王
闢之康節闢之此來書中語其數其義必有可玩而
習者矣凡此皆某所深疑而未諭也願略疏示使得
稽其門叩其鍵而入則為賜多矣太玄之書昔嘗讀

之雖未竟其義而其略可識也子雲潭息渾天三摹
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首旁則三摹九捭極之七百
二十九贊當期之日又為踦贏二贊以盡餘分之數
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星日之紀與泰
初曆相應其取數似與易異矣其為書則欲自成一
家初無意於贊易也考諸解難之文可見矣夫易之
六十四卦八卦相錯而成也玄之有方州部家則各
有分域矣不可相錯也故一而三之自三而九又三
之為二十七終於八十一而玄之首畢矣八十一家
又離為三以極三玄之數方州部各三之為九又三

之為二十七家此一玄之數也以次比之不可相易
 贊辭自一至九配屬五行而日星節候分布其間皆
 有成數恐其書特易中之一事與易經不盡相涉也
 世之治曆者守成法而已非知曆也自漢迄今曆法
 之更不知其幾人未有不知曆理而能創法也求玄
 於曆理之內或恐未足以盡玄之妙更深考之併以
 見教近得溫公太玄論閱之皆先儒所共知者其隱
 曠不著之事殆未可窺其蘊也溫公之學篤於自信
 雖論語或有未然者非其深造自得隱之於心亦不
 疑不輕以為信真善學者與世之耳濡目染遂以為

得者有間矣然子雲溫公之學與語孟子書其遠近
 淺深必有能辨之者不可誣也溫公自孔子而下獨
 揚雄為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
 苟知之友允蹈之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
 子異乎不異夫雄之言以孟子不異於孔子則其尊
 孟子也至矣溫公於孟子乃疑之則雖以雄為知道
 而於雄書或未盡信也夫衆言輻亂折諸聖自漢曰
 焦費氏之學興而三家之傳不一後雖名儒繼出而
 異說益滋易之微言隱矣學者將安折衷乎折諸孔
 子而已某嘗用是學易以謂孔子之已言者當詳說

而謹守之其未言而不見其兆者雖略之可也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至其論易詩春秋配四時之府生長收藏與易之詩易之書易之春秋之類竊恐聖人復起未能不易其言也譬之觀奕必以李劉為信法言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夫孟揚之自任重矣由漢而來士以李劉望之非一日也

李劉大夫來書語

今其書具在疑而未信者如此則

已於疑信尤當慎擇也然其於雄辯嘗疑之重蒙誨諭繼今當力求之以補前過未由展晤一快蔽蒙東望徒增愧耳

其五

惡詩非敢自附于賢者之作厚意不可虛辱故勉強繼之重蒙稱與過當徒用增愧先生有德齒之稱也宜施於前輩如其之不肖徒有犬馬之齒耳輒以見稱何也恐聞者以為失言使老拙者重為世所訕笑繼此幸削去至懇

其六

孟子之書世儒未嘗深考之故尊之者或過其實疑之者或損其真非灼知聖賢之心者易以私意論也世之尊孟子者多失其傳非孟子過也而遂疑之友過矣近見一書力詆孟子之非恐非有所授難遽以口舌爭也

謂晁以道

無由展奉一盡區區

其七

德齒之說前書盡之重蒙以師說見諭三復未貺益用慙愒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

翱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翱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為乎苟其道未足以達材成德則雖欲為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其愚陋齒髮已衰矣而未有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方且拘縻并斗之祿未能從黑髮之士以承教左右而反以見謂是豈當然乎哉非公樂與人為善務欲搜揚隱伏何以有此將使清和之士不終為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蓋古聖賢之用心也第恐設之不當徒有累於高明耳幸亮之臨紙愧汗言不能究

其八

先天圖得太極所生自然數非人私智所能為也昔
未嘗見幸得一觀此非堯夫不能知也蒙示法養觀
與相見乎離辭異旨同開發蔽陋多矣幸甚世之昧
者妄以狂瞽無稽之言眩瞽學者方自以為得惡足
與論此哉然杜順集此不涉華嚴一字束以二門謂
足以貫六經之旨可謂能說約矣然不知二門者於
經何施也願更開示以警未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終

後學徐夏鯤習刊



